



看見

沈信宏

她一臉疲累，說完打個大呵欠，挺著大肚說：「妻站在書房外面，她臂似乎比以前更肥厚了。」妻懷老二以後，症頭比老大大多，額際有汗，肩膀似乎比以前更肥厚了。她一臉疲累，說完打個大呵欠，挺著大肚說：「妻站在書房外面，她臂似乎比以前更肥厚了。」妻懷老二以後，症頭比老大大多，額際有汗，肩膀似乎比以前更肥厚了。

妻常常休息，累不得，最好臥床。這

須常常休息，累不得，最好臥床。這些我無法替她承擔，老實說，有老

伴隨疼痛，打個噴嚏都錯，每個動作都

兒擠壓內臟，任何姿勢都錯，每個動作都

能自由使用。關節全被一球大肚鎖死，胎

出出血，中期重感冒咳不停，後期身體不再

妻懷老二以後，症頭比老大大多，額際有汗，肩膀似乎比以前更肥厚了。

後只短暫歡喜，之後便忙碌生活。不像二等老大出生時緊張倒數，手機下載懷孕日曆，為不知出生後如何應對，查遍網路。還因憂什麼還沒買，列印父備用品清單。逢人擔

已沒經歷過一遭，心並未因此平靜。自

滿眼前但一揮就散，什麼答案都像氣球，飄

荒地，還是得自己決定方向。自

明，不怕，只隱約覺得煩，又要重來。知肚

的事，過一陣子看見妻的肚皮又漲大一些，不時斷裂，難以重組。所以再多想老二，



快一些。以前尚未懷老二時，妻常來書房門口睡覺，偶而探頭看到他們在客廳看書，或在餐椅上吃飯。夜裡我若沒聽音樂，可以睡覺，向我轉達她與老大的行程，要去散步或聽見他們在臥房裡的聲音漸漸被睡眠收納。

摧殘她的不只走遠的青春。妻曾在以身

看着肚中的她，我看著老大的時間多了，也才清楚妻站在門口的身影並非只有狼狽，才因妻提垃圾走出門，我也走出妻曾以身

飯粒時順手壓妥自己的情緒，我卻要在撿滿地

容易，他的嘴克滿情緒，因他是一艘翻滾的船，他睡了我繼續警戒，因他是會臭汗的毛巾。還要陪睡，我連拍背的節奏都再三微調，不斷思考該用什麼手勢才不會讓身心靈擰得更緊，變作一條沾滿泥沙和

才不給章，好奇心領他東奔西跑，常前撲後跌，我眼神不能移轉，一路彎腰掩護，只蹲蹲站站，原來父親的散步不能紓壓，只讓臭汗的毛巾。還要陪睡，我連拍背的節奏都再三微調，不斷思考該用什麼手勢才不會讓身心靈擰得更緊，變作一條沾滿泥沙和

的老二。活在當下，當下即戰場，與老大的戰役難分難解，哪敢再想，何必自亂陣腳。我現在我把更多時間照顧老大，哪裡能想到未曾謀面的

身影上。隨時隨地重量訓練。有時陪散步，剛會走

的。我把更多時間照顧老大，哪裡能想到未曾謀面的

身影上。隨時隨地重量訓練。有時陪散步，剛會走



沈信宏

高雄鳳山人，清華大學台文所碩士班畢業，目前就讀於中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，任教於高雄市龍華國中。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艺創作獎、新北市文學獎等。著有《洪炎秋的東亞流動與文化軌跡》。

得獎感言

■ 生活中總會不小心閉上眼睛，看不見，睡著一樣。但不能一直睡，別人提醒我是爸爸，只像黑夜淹來，醒不來。最終還是要自己看見自己，想不開，鬆動已鎖死的生活，生第二個，感謝女兒，讓我在生活中保持清醒，熬無盡的夜。



鍾文音

評審語

■ 描述性強，畫面很具感染力，藉由「看見」懷孕的妻子的細節，卻對照出自我的內在，孩子出生之後的微妙變化，極其細膩。

上大門。老大一如既往地看我出現在客廳，就驚詫地說：「爸爸欸！」他正在丟筆筒裡的筆。我撿起來，他再去。我嚴肅地上門。妻在門縫瞥我一眼，才闔用期職位。這才發現，他們終於更常看見我這個爸爸了。或許這都是未出生的老二為了看見我的前置作業，我之前還刻意不想她的事，沒料她賤得很，早替我安插新的家務。盡量獰獰，希望他會怕。隔著肚皮觀察評鑑我默默展開的試驗，這才發現，他們終於更常看見我這個爸爸了。或許這都是未出生的老二為了看見我的前置作業，我之前還刻意不想她的事，沒料她賤得很，早替我安插新的家務。盡量獰獰，希望他會怕。